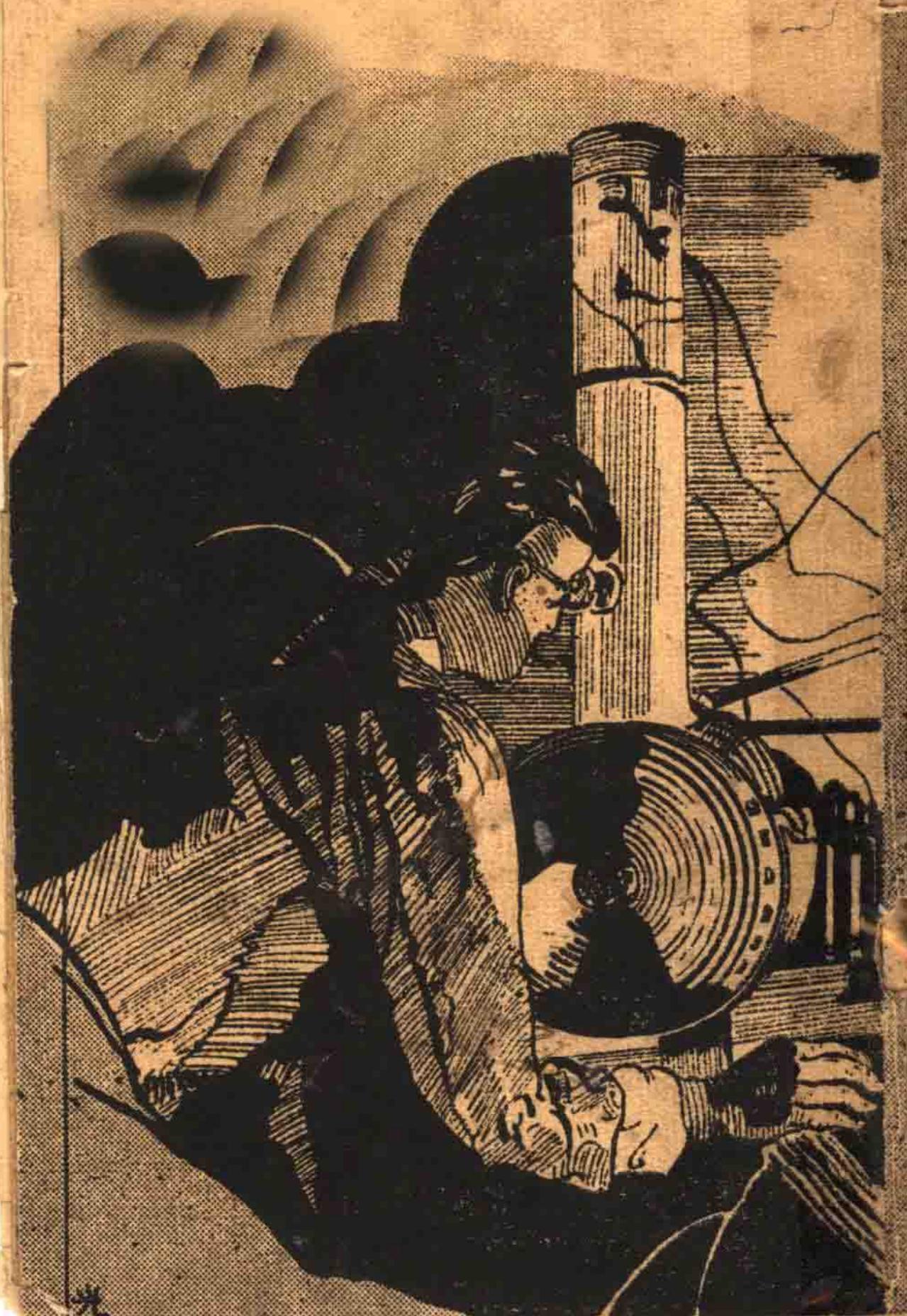


# 傳言間新門期



任濤著

任白濤著

抗戰期間的新聞宣傳

新聞研究社刊行

一九三八年五月初版

抗戰期間的新聞宣傳

實售二角

著者任白濤

出版者新 聞 研 究 社

版權所有

經售處 北新書局駐粵辦事處

廣州多寶路多寶街十九號

# 目 次

開頭的話	一
第一章 戰爭與宣傳	六
第二章 抗戰期間的新聞宣傳	一八
一 首先要反敗北主義	一八
二 戰時新聞宣傳的要諦	四二
三 抗戰時期所必需的新聞報導	九二
1 關於我方的	九二
2 關於敵方的	九六
結果的話	九九

# 抗戰時期的新聞宣傳

## 開頭的話

八一三抗戰發動後不久，老友W君主持××日報編輯事務。一天，他來我寓告知此事，並且向我索討關於戰時消息的蒐集、取材及登載的方法。因為這問題真活像一部二十四史，有無從說起之感。於是權就當時閉目堵耳聞，老實不客氣地告他說：若是你想出晚刊，那末可於發稿前在『照錄新報』隨便參攷幾種早報的戰事記載，並注意前一日的天氣狀態。比鄉前半晝的天氣是很晴朗的，並且正值有月亮的時期，那你就不妨使用

什麼『記者於昨晚乘汽車往戰地視察，在月光照耀的不平的公路上，一顛一覆地駛着……』這種筆調，去寫長篇的戰地視察記事。若是你想出早報，那就更其方便，就是只要把晚報上的新聞記事連標題一古腦兒剪下，便得；這種晚報登過的新聞，不但可用到普通的新聞版，即使在『最後消息』欄，也是可以填塞進去的！W君笑了；但是他不相信竟有剪取晚報的電訊填塞『最後消息』欄的，我就給他舉出證據，說明這還是很出風頭的某小型報玩的把戲哩！

上一段話，雖然有點像『遊戲文章』的氣味，但其實話的反面在含蓄着十分深刻的意義。但這僅是就編輯採訪的一部分技術的立場說的，還絲毫沒有說到理論的方面，即絲毫沒有說到什麼材料是可取的，什麼材料是

不可取的，以及登載——特別是做新聞記事的主腦部分的標題——的方法。的確有如上述，對於這問題在倉卒間實無從說起並且決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盡的。隨後，W君囑我寫點關於這類的千字左右的短篇文章，無奈仍是因為上述的理由，更兼為整部頭的書的工作所累，所以終於未能在該報上發表這種千字左右的短文；另一個未發表的原因，就是W君不要『檢討文章』，理由是在抗戰時期自己不檢討自己，即如某小型報剪取昨日晚報電訊填塞『最後消息』欄內這一個十分顯著而且關係重大的事實，便是不願登載的一種『檢討文章』。其實，在平時，我們對於報紙上的錯誤，大可一笑置之；但在戰時——尤其是在對抗外敵侵略的民族解放的戰時——因為對於一切事物，都應像戰場抗敵的機關槍手的動作一樣，要用極爽

利的方式來一個新的清算和估定，而對於有關戰時宣傳者很大的報紙，更不可隨便忽過。即戰時的報紙，在宣傳上，一有疏忽之處，那在戰地的將士和後方的民衆，都要感到利害的影響，決不僅是報紙的編輯取材的技術上的錯誤問題，換言之，不是單只關係於報紙本身的問題。

從以上所說，轉到這本小冊的內容：既如題名，是『抗戰時期的新聞宣傳』而不是『抗戰時期的新聞檢討』，那末當然仍不來檢討了。決乎不然，即要想就理論上、技術上申說抗戰時期的新聞宣傳的妥當方法，必須指出什麼是不妥當的方法；換言之，能夠說出什麼是不妥當的新聞宣傳的方法，自然會有妥當的新聞宣傳的方法來做陪襯。這樣說來，檢討也是不可缺少的。當然在這本小冊上，要想檢討過去和現在的新聞宣傳上的毛病，

是決乎檢討不完的；只有把極關重要的事例舉出數則來檢討，來分析，來說明，也大可以包括住其餘的一切了。

在鳴君的戰時宣傳工作的檢討一文（註）的首段中有云：「……敵人關於我國情的謬報，那詳盡的程度，遠非我老百姓所能審悉萬一。……我上下應本血誠，深自反省的。現在全國戮力，共赴國難，當無暇互責，但凡有與戰事直接痛癢相關的，自應披瀝相告，冀謀補苴……。」這本小冊子的用意，也就在此。

（註） 詳見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申報時評欄。

# 第一章 戰爭與宣傳

宣傳是在我方和敵方對立的戰爭或類似戰爭的時候最通用的手段。先就西方來說利用宣傳到戰爭上的最古的事例，據說是『波斯戰爭』時期希臘名將塞密斯托克利斯 (Themistocles) 的宣傳方法。即波斯王統率的海軍所以終於在薩拉密斯灣 (Salamis) 覆滅者，也是塞密斯托克利斯對愛琴海 (Aegean Sea) 諸島民的排波宣傳的效果。即當波斯王的船艦壓海大舉攻到時，愛琴海的諸島民好像互相約定一般，拒絕食糧和淡水的供給，遂使波斯軍受了致命的打擊。

在普法戰爭時，俾斯麥和普帝怎樣地破格優待——其實是籠絡——倫

敦泰晤士報的軍事記者拉塞爾 (W. H. Russell) ，已早在拙著應用新聞學（頁一七三）上說過。

當歐戰後，德皇威廉二世曾向人說過德國之敗，不是由於軍事，而是由於沒有泰晤士報的話。雖然這話有點過於謙虛，即有意掩飾德國在戰時所作的種種虛偽宣傳。但也可以證明英國的對敵宣傳的巧妙；更換言之，德國之敗，不是敗於軍事，而是敗於宣傳。原來，在歐戰中的一九一八年，當時的英國政府除在內閣正式地設置報導部長 (Minister of Information) ，企圖一切新聞報導的統一調節，任命英國報王之一倫敦快報公司總理畢弗勃洛克 (Beaverbrook) 爵士擔任此職之外，並設對敵宣傳局，以報王之一北嚴爵士為總裁，用極有組織的方法，運用戰時的對敵宣傳。

這個英國的對敵宣傳，因爲是以政治家克魯爵士 (Crewe) 的邸宅做其本部，所以有『克魯邸宅的宣傳』的名稱。這個對敵宣傳，主要地是利用氣球把多量的傳單散布到敵國的內地；同時，英國的許多報紙也拿這種宣傳的內容做新聞、做意見而公表出來，遂在那個宣傳的本身上更加上一層的效果。這樣，宣傳與報紙，算是完全打成一片，雖然有人反對說這妨礙着報紙獨立自由的立場，但終於爲了敵國外患的利害，反而不能不認報紙登載這種對敵宣傳品是一種愛護國家的行爲。

克魯邸宅的宣傳，照着預定的計劃，一一實行，僅在數個月間，便收得很大的效果：先使奧地利的戰線自己消滅，繼使興登堡的戰線退却，不久便見着停戰的結局。——至關於克魯邸宅的宣傳方針，據做過該宣傳本

都副總裁的斯丟阿特(C. Stuart)所著的克魯邸宅的祕密(Secrets of Crewe House)一書之說，是這樣的：

『所謂宣傳，是能誘導某種事物的方法的表現。它的第一目的，便在造成良好的空氣。所以宣傳對於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局面的發展，以及關於敵國民的心理狀態的事實，必須立到廣汎的知識上頭……因此之故，宣傳的第一要則是單只照着真實來宣布；第二要則是在宣傳裏面不可有矛盾撞着的事情。因之，必須嚴重遵守所定的政策，希求總體的最堅固的協同。玩弄虛偽，會招致難以回復的失敗！

敵國（德）——宣傳的失敗，便是在戰爭應於短期間終了的預

想之下，拿不真實的、半虛偽的、錯誤的、誇張的等等事情做宣傳的資料；爲這，雖然收得一時的效果，可是隨着戰局的拖長，便逐漸顯出自身上所被的假皮來；想着幹得很妙，可是反而成了害毒。】

據說這是不僞的告白。也許這個克魯邸宅短期間的宣傳，都是真實的；但在此期間以前數年的英國對敵的宣傳，便決乎不能說盡是真實了。的確，要說上次的世界大戰，是由英國的新聞宣傳而得到勝利，實非過言。與戰爭開始同時，把德國人的殘忍、無人道而等於獸類這樣的觀念，幾乎都深深地打入全世界人的頭腦中，便是英國的宣傳的結果。比如在英國第一次工黨內閣的外交次長彭遜比(A. Ponsonby)的在戰時的虛偽(Falsehood in War-Time)書中之說，當時英國爲了煽起其它國民的敵愾心理起見，盛事

宣傳德國兵的慘虐，如什麼德國兵切斷兒童的手腕啦，對紅十字會的女護士施以暴行啦，以及德國用戰地死屍作材料來製人造白塔啦這一類宣傳，幾乎盡是虛偽的事情。又，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間，路透社總經理瓊斯爵士（R. Jones）來華，後來由滬赴北京，於二十九日應顏惠慶之宴，席間瓊斯演說，在表示對於中國新聞界的希望之後，講到新聞宣傳，他首先指摘從無線電廣播中傳來的新聞，有『從未有不售價的新聞而能免除宣傳作用者』的警句，隨後說到自己，他很老實地說：『關於宣傳一層，余個人曾為宣傳……。當歐戰期中，余為英國政府擔任宣傳。此猶之毒氣炮、炸彈等等戰品，在急欲制勝敵人之際，不得已而用之。大戰一終，宣傳作用即當隨毒氣炮、炸彈等而俱去，不應重演於世界和平之日……。』這又可

作當時英國從事虛偽的新聞宣傳的確證。

在前述的彭遜比的著作中，還暴露出當時的法、美、德、意等國的虛偽宣傳；內中關於法國的宣傳，是從以『法蘭西的一主筆』的假名而著的法國新聞事業的裏面的書中引出一節。大致是說法國在開戰的第三天，便着手去做有力的宣傳工作，投二千五百萬金法郎的巨費，設戰時宣傳本部，而得到兩院的通過。這個戰時宣傳本部設在巴黎佛朗索街三號的、有地下室的五層樓房。在地下室裏，裝置各種印刷機器，底層有大會議室。那兩百個房間，都成了做宣傳工作人員的事務室或會客室。即從地下室直到底層頂上的玻璃房子成了一個宣傳的總體。頂上的玻璃房子，是照相繪畫室；裏面除放置些木製的被殺的人的胸體、手、腳或眼睛被貫穿的傀儡

之外，還有專門畫家在室的一隅繪畫被爆炸的教堂和被發掘的古墓，以及荒廢的村落的情景。這些木偶和繪畫，不消說都是爲達宣傳的目的起見，當作一種珍貴的證據，要對全世界的民族暴露德國軍隊的慘虐來使用的。

所以這座房子，實在是最有力的虛偽的戰報或從前線和後方發送製造出的新聞的不斷的源泉。並且這個虛偽宣傳是經過政府當局的檢查而受了強制的行爲。又，這種行爲當然要利用發行迅速的報紙；唯一的宣傳方針便是把敵方的真實當作絕對的虛偽，把己方的虛偽當作絕對的真實而傳佈出去。

次說東方：在中國古代，所謂『戰車千乘，兵甲百萬』就是一種有力